

佈局縝密的歐系推理小說

約翰·哈威的《惡夢》



惡夢

約翰·哈威著;嚴韻譯
臉譜/9808/419頁
21公分/380元/平裝
ISBN 9789862350478/873

✦ 佈局縝密的結構

《惡夢》此書的主軸是十三年前一樁16歲少女的失蹤謀殺案，兩名罪犯被捕入獄，當時還有一名同齡的女孩蘇珊失蹤，因兩位少女年齡、外型相似，外界普遍認為蘇珊的失蹤與少女凌虐致死案有關。在此主軸下分出兩條線：一是案件從犯唐納的童年生活、青少年成長期、假釋後的遭遇；一是退休探長埃德尋找十三年前失蹤的少女蘇珊，重新訪查蘇珊周遭的人事物，尋找失蹤案相關的蛛絲馬跡。在此正反兩條線的交會下是埃德探長的生活危機、親子關係，加上夜夜不絕的惡夢，此書的佈局呈現出縝密思考下的均衡結構。

謀殺案從犯唐納的成長過程中受到家暴凌虐，15歲便逃家，最後犯下謀殺案。作惡之人本不值得同情，但約翰·哈威用細膩的手法呈現唐納的另一面，小時候受到家暴的不安全感，長大後急於尋求認同，以致於

蔡惠琴 ◎ 遠東科技大學專任講師

受到麥基南（兇案主嫌）的引誘犯下重案。唐納假釋後，在遊樂園暫時打工，與人建立起親密關係，行為模式與正常人沒兩樣，直到另一名少女艾瑪失蹤，媒體大肆報導，唐納成為警方的頭號嫌疑犯，在壓力與恐懼下，他開始逃亡，持械威脅假釋官，再度走上犯罪的老路。

埃德自警界退休後離群索居在康瓦爾鄉間，他曾答應蘇珊家人要找到她，認為這是自己未盡的責任，於是開始獨自調查蘇珊失蹤案，十三年前的兇案主嫌麥基南始終沒有承認犯下蘇珊的案子，埃德雖然對麥基南的否認感到高度懷疑，卻又苦無證據。於是埃德從基本功做起，一一訪查當時的關係人，藉由蘇珊家人、朋友、師長的尋常談話，抽絲剝繭，終於挖掘出十三年前不為人知的秘密，在埃德拼湊諸多零散證詞而推敲出此秘密時，相信讀者能深刻感受到一名優秀探長的洞察力。

唐納與埃德這兩條線交織成全書緊湊的節奏，唐納假釋後，時機湊巧的再度發生少女失蹤遇害案！穿越十三年的時空可以看到兩件謀殺案的作案手法相當類似，自然會聯想到唐納涉案。惟熟讀推理小說的讀者應知道，越相似的線索越顯得作者有意的引



導，而此類的引導往往是誤導。約翰·哈威給讀者暗示性極強的夢境，兩件手法相似的案件，但在描述涉案人方面他對讀者是公平的，與一般小說裡壞人壞到骨子裡的寫法不同，約翰·哈威對唐納的成長過程深入細膩的描寫，讓讀者可以理解並推測唐納的行為模式，然後判斷他是不是謀殺少女艾瑪的兇手？約翰·哈威給讀者一個空間思考，客觀的提供讀者線索，是值得稱道的地方。

✳ 以惡夢貫串全局

伴隨著案情逐步發展，唯一不變的是埃德的惡夢。本書一開頭便是夢境的描述，「貓蹭過埃德的臉，柔軟，似有所示。他仍有七八分睡意，伸臂推開牠。沒一會兒，貓又來了，挨擠著他，呼嚕聲在他腦中格外響亮」，哈威用貓來帶入神秘的夢境，「房間彼端有張窄床，床不是空的，上面有東西。一張快磨破的灰毯下蜷縮著什麼。埃德只覺得四肢發冷，皮膚緊縮，全身痠攣。……毛毯粗糙冰冷，被他一掀便碎成片片。女孩雙腿緊縮在胸前，小小的乳房空癟，臀骨戳穿滿是斑點的皮膚。惡臭衝進他口鼻，令他作嘔。」、「埃德俯身向前，她一條臂膀突然伸向他，手張開探向他的手，緊緊抓住他，不肯放開！」（頁7-8）

約翰·哈威對惡夢的文字描寫絲絲入扣，讀者彷彿也能感受到半夜被惡夢驚醒的感覺。隨著案情升高，惡夢斷斷續續出現在各個橋段中，少女艾瑪失蹤的當天，「那一夜，惡夢又來了，而且變本加厲。柔軟的皮肉滑過他的身體，他走上樓梯時腳底有活物扭動碎裂。磨損綻線的毛毯蓋在床上，他一

手抓住油膩的毯緣，轉開視線，屏住呼吸抵抗惡臭。掀起毯子露出底下東西的那一刻，謝天謝地，他醒了。消逝在那空中的那聲尖叫是埃德自己剛剛發出來的。……」（頁221）惡夢栩栩如生，那毯子下屍體的恐怖樣貌，讓埃德幾乎夜夜尖叫驚醒。作者巧妙的用夢境來貫串不同的案件，從埃德決定再度尋找蘇珊時，惡夢開始；艾瑪失蹤，惡夢加劇；凱薩琳送醫，惡夢消失。

初讀夢境會以為約翰·哈威隱喻失蹤十三年的少女蘇珊不幸的下場，但看到結尾，才知道是埃德的親子感應，那夢境正是埃德搜尋到女兒凱薩琳的場景。惡夢雖不是謀殺案的主軸，卻適時的串聯各橋段，成為讀者急欲解開的謎團。《惡夢》原書名Flesh & Blood，直譯應為肉與血，以目前出版界充斥大量推理小說來看，採用聳動麻辣的書名，應易於擷取讀者眼光，刺激銷售量，此書如採用原書名直譯的「肉與血」亦無不妥，但出版社捨原書名，改以《惡夢》為書名出版，此舉與約翰·哈威在書中以惡夢串起全書節奏相呼應，當更為貼切。

✳ 歐系推理小說

約翰·哈威是英國作家，其作品歸屬歐系推理小說，歐系推理小說的特色是文字優雅、案情發展合理、較沒有極度暴力血腥的場面。最令人佩服的是作者往往將兇案的線索隱伏在週遭的日常事物中，藉由案件關係人的訪談、日常瑣事的描寫，隱伏著破案的關鍵，這讓喜歡猜真兇的讀者有對等資訊，是對讀者公平、成熟度很高的作品。

坊間有些推理小說雖企圖仿效歐系作家

的寫法，但這種對日常生活的描寫，要是節奏掌握不佳，不能扣緊主題，便容易流為日常生活平庸繁瑣的記述，囉囉嗦嗦，一些日常瑣事與案情無關，又不能突顯主角的人格特質，此類東施效顰的作品讀起來既沉悶又乏味，徒然浪費讀者的時間。

筆者撰文期間重溫幾本歐系推理小說，發覺歐系書中的探長們似乎有親子方面的困擾，本書的埃德探長與女兒凱瑟琳；瑞典作家賀寧·曼凱爾筆下的韋蘭德探長與女兒琳達（《冰霜將至》，皇冠出版，2008）；冰島作家安諾德·英卓達尙筆下厄蘭德探長與女兒艾華玲（《血之罪》，皇冠出版，2009）。這些女兒有些有自己的麻煩，有些沒有，相同的是她們的父親，就是書中抓兇破案的探長，似乎都忙於工作，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缺席，造成這些探長在女兒長大後，不知如何與其相處，父女關係並不親密。這些中年危機、親子關係使書中探長形象的塑造顯得更具說服力。

在內心深處這些探長父親對女兒相當關心，態度也是極欲保護，當書末埃德前妻在醫院指責他讓女兒陷入險境，差點害死凱薩琳時，前妻的「腳步聲沿著走廊遠去消失，良久，埃德依然坐在那裡不動，她的話迴盪在他腦海。」（頁398）沒有激情嘶吼的辯解，沒有悔恨痛哭的場景，卻讓讀者感受到探長父親深切的自責與痛心，這是約翰·哈威文字運用相當成功的地方。

✿ 埃德與芮尼克

約翰·哈威筆下最知名的理查·芮尼克與此系列領軍的法蘭克·埃德，兩位探長

當然是小說虛構的人物，約翰·哈威讓兩人一起在此書中出現對話，埃德私下還揶揄了芮尼克與年輕女同事的羅曼史是「吃嫩草，一點小心機」（頁96-98），熟讀哈威作品的讀者看到這邊應會露出會心微笑，大家彷彿看到兩位老友相見一般，很有親切感。讀者也可以將兩位探長來個超級比一比：芮尼克沒有小孩、養貓、喜歡吃三明治；埃德有小孩、沒養寵物、對食物沒有特定喜好。兩者都因妻子外遇而離婚、獨居、對案件都具有敏銳觀察力、其辦案能力都受到警界肯定。

讀約翰·哈威的作品有一種優雅細膩的感覺，就算是描述兩位探長破碎婚姻時，不見激烈措辭，卻可感受到主角在婚姻關係中的心碎，如埃德妻子在告知自己一直與外遇對象藕斷絲連時，讀者可透過埃德完全不知情的反應感受到他的震驚與衝擊。又譬如芮尼克在回憶自己的婚姻時，「認識一個人並不代表你了解這個人……與人相處的神祕之處，是你與他共處一室久了，但除了他喝茶的喜好、手錶戴在哪隻手上，以及睡覺習慣睡哪一邊以外，是否還能產生更深入一些的了解？」（《刀鋒邊緣》，頁33），沒有說教、沒有冗長的文字，卻讓有長期婚姻經驗的讀者很有共鳴感。

✿ 結語

當然，貫穿全書的主題「惡夢」在最後終於消失了，因惡夢而起的驚悚也在最後千鈞一髮的營救過程中結束。喜歡約翰·哈威筆下理查·芮尼克探長的讀者，想必也會喜歡這位從惡夢中解脫的法蘭克·埃德探長。📖